我的童年之学习刻纸

■李浙平

某日，翻检珍藏的父亲旧籍时，忽然看到书页中放着一幅红色刻纸，图案是五朵向日葵托着环形稻穗，稻穗正中是戴着军帽的毛主席像，五朵向日葵中是“忠于毛主席”的黑体字。原来这是我在读小学时刻的一幅刻纸，距今已有45年了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当我看到画报上印有毛主席像的剪纸图，特别喜欢。后来看到二哥常常拿着刻刀在刻，刻出的图案甚是有趣，于是便要学。

刻纸要准备几样东西，刻刀、红纸、铅笔和现成的图样。首先是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用折的钢锯条。为此我跑到母亲单位，找管仓库的叔叔们，弄来一些折断的钢锯条。我拿着钢锯条在石英砌面的柱上或是青石地面上用劲打磨，磨出一个约30°的斜角，然后在磨刀石上将斜面磨得锋利。再寻来小竹枝，剖为两半并削成比刻刀长度稍短的护板，将刻刀身平面一夹，用胶布绕圈扎紧，一把刻刀就做好了。

铅笔书包里就有，红纸要到百货公司里买。现成的图样就是二哥刻好的刻纸。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是尝试着自己刻纸。学习刻纸步骤是，先将现成图样平铺在玻璃板上，然后将剪成方形或长方形的红纸反面覆在图样上，斜拿着铅笔在红纸背面自上而下轻轻地涂，图样上留白部分渐渐显现出来，当图样完全清晰后，便拿开图样，可以在红纸上进行刻纸了。开始学刻纸时，一不小心，刻刀就会将左手食指尖划破，鲜血流出，母亲看到就很心疼，用橡皮膏将我的手指包好。时间久了，刻得多了，这种情况便不再发生。

由于当时的政治影响，所刻内容基本是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、工农兵形象等。记得文字多为“忠于毛主席”、“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、“狠批封资修”等。

后来觉得摹着图样刻没意思，决定自己画着刻，这一下就有了创作快意。先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图，与平常铅笔画不同的是线条都要连着，否则到刻出来断线部分因脱离就是空白一片。图画好后将红纸垫在白纸下用回形针夹牢，然后刻。我回忆着连环画里的人物形象进行画图、刻纸，算是最早的艺术创作了。印象较深的是画刻了一幅唐僧像，最难刻的部分是唐僧帽子上的垂带，刻得很细，类似于高古游丝描的线条，刻废了好几幅后，才成功。

父亲每次看到我刻的刻纸，也会欣然一笑，给予表扬和鼓励。

随着“文革”的终结，我的刻纸兴趣也淡了，最终不再刻了。只是偶然在父亲的旧籍中看到我从前的刻纸，便想起了这段往事（本文有删减，详见“人文瑞安”公众号）。

微信公号“人文瑞安”，扫一扫，加关注。欢迎来稿：3066747224@qq.com

毛衣情结

■张 章

漫步在虹桥路上，经常映入眼帘的是各种颜色靓丽、款式别致的针织毛衣，在和煦暖阳的映衬下，我似乎能嗅到毛衣所散发出的柔美而细腻的气息。一直觉得每个女孩都应有件属于自己且钟爱的针织毛衣，最好是手工的，多少是因为手工毛衣蕴含着我的美好童年印记吧！

自打记事起，除夏天外，我的衣服裤子从里到外、从上到下，几乎都是手工针织的。妈妈不太会织“花哨”的，所以衣服大多纯色或是简单的几何图案。现在看来也不失简洁大方。穿出去，人家说“瞧，这娃多清秀！”听到这话自是乐开花。回家也不舍把衣服脱下。但毕竟是孩童眼光，时常羡慕周围小伙伴的毛衣，色彩斑斓，图案丰富。妈妈见我喜欢，就找了巧手阿姨，为我织了好多件。最喜爱的要数那件有着两只呆萌企鹅图案的黄色毛衣。它不仅款式新颖，而且十分有趣。前襟有着可爱图案的出自“能工巧匠”的阿姨之手，后面则是妈妈织的，“一马平川”纯色黄，两只袖子居然是外婆织的。每当穿起“企鹅”，都要跑去人前秀几圈，得一番夸奖，才心满意足回家。突然有天发现穿着的毛衣变短了，着急地跑去告诉妈妈，她看着乐了，把毛衣的袖子、下摆拆了重新加长。之后又穿了几年，发觉不仅变短还变小变旧了，也就没再穿它。或许它至今还躺在柜子里呢！

现在的我，手拙，会织点“平针”，至今无成品。不久前，好友SS在看手工针织教程视频，说是要给家里人织条围巾。小伙伴们都打趣地说，现在网上围巾品种多，物美价廉，何必辛苦。SS却说：“那不一样……”我得夸夸那贤惠的女子，是啊，那确实不一样……

记忆中的‘不净’事

■林怀宸

幸浙平 绘

听妻子说，堂侄女有些婚后生活的烦恼事，主要是农村出身的婆婆禁忌较多。比如：自己的衣裤不能与老公的衣裤一起洗，说女人裤子“不净”，应该单独洗；老公打呼噜影响其睡眠，她和老公有时各睡一头，婆婆却说女人的脚“不净”，不能挨着老公的头。

我颇感吃惊：现在还有人讲究这些？

看来旧观念的消失并不容易。对我而言，与“不净”有关的所见所闻都集中在少年时期，那是40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
先说亲历的。老屋“正间”屋檐下，横挂着晒衣服的竹竿，离地高约一米五。对小孩来说，可以毫无障碍穿过竿下。母亲曾告诫过我，男孩不要从晒着女人裤子的竹竿下穿过，女人的裤子是“不净”的。我虽然不懂何为“不净”，但基本上做到了。有一次，我与小伙伴追逐着跑，从空着的竹竿下穿过，被母亲看见，也受到责备，说竹竿“不净”。这下我颇不以为然：难道裤子晒干收走了，“不净”仍留在竹竿上了？

印象深刻的还有女人在吵架时发“马颓圈”的镜头。其中一次是参加生产队夏收劳动时所见。一男一女吵架，先是对骂，继而出现这样的一幕：女人以骑马蹲裆式站定，身体稍前倾，面朝对方，双掌伸向裆下，合拢成碗状，用力将裆下的空气“泼”向对方。“泼”的动作不断重复，嘴里同时发声“嚯嘘！嚯嘘”，很有节奏感。这是把裆下的“不净”作为进攻敌人的武器。男人避其风头，继续骂，女人则随之调整方向，继续“嚯嘘”。最后以男人败下阵来，并受到众人嘲笑而告终。

再说听来的。旧社会，农村妇女分娩都是在家里，由洗生婆上门接生。民间认为女人分娩也是“不净”之事，剪婴儿脐带竟舍不得用稍好的剪刀，而是拿一把家里最破旧、肮脏的剪刀来用。许多新生儿因此感染病菌，活不过7天。连“月里间”（指尚未满月的产房）也受牵连，被认为“不净”，男人不能进入，要等满月才可以进。女人分娩是事关家族香火延续的大事，竟然被看成是“不净”的事，现在想来颇觉匪夷所思。

我开始对“不净”之说产生怀疑，大约是读初一时进城看了杂技表演的电影纪录片后。电影里有女人站在男人肩膀上做各种动作的镜头，我先是觉得，这简直太“不净”了！但是，转而又想，这些男演员不是好好的吗？不用像农民那样下田干活，杂技表演还被拍成电影，这么风光，哪有什么霉运？

民间的这种不净观仅集中于女人的下半身，折射出旧时代对女性的歧视，而这种歧视至今仍存在于某些人的脑子里，需要我们深思和坚决摒弃。

学书法百日

■林 峰

今年下半年，我报了书法楷书班，学的是褚遂良的《倪宽赞》。

“想学好书法，就要每天让笔与纸亲密接触。”书法老师如是说。真的很难做到，不仅要克服自己的懒惰心理且要处理好与工作、娱乐等矛盾，但我终于坚持下来了。

应酬虽少，但总还是有的。聚会高兴，酒要喝的，酒助人兴，喝着喝着，等大脑反应喝多了时，早已入肚，无法挽回。踉踉跄跄回到家，神智还算清楚，一个声音倔强地响着：书法还没有写。洗一把脸，铺开纸，拿起笔，对着字帖，准备仔细临摹。渐渐地，夜深了，人静了，酒劲上来了，看着帖上的字和我写的字越来越迷糊了，但依然坚持。终于在写一个字的最后一笔时，我睡着了，一笔戳到底，随即马上惊醒，挺直身板，恍惚中只见一滩墨迹已挂在“成”字的右肩，哑然而笑。

出差短途和只需一天住宿的，还好解决。单位派我到外地培训3天，书法练习怎么办？

“把写字的工具带过去。”

“同房间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太做作？”妻子说。

“那见机行事吧。”语气不再坚决。

同房间的人只登个记，对我说，他晚上不回来睡觉，真是天如人愿！

打开房间里的灯，拿出文房四宝，准备写字时，才发现毛毡没带，只好将就。等一张纸写完，准备写另一张时，纸已和桌子粘在一起了，稍稍用力揭开，桌面上留下清晰墨迹。轻轻叹口气，放下笔，起来活动一下，发现才是晚上8点多钟，度假村却早已万籁俱寂。这样的夜晚曾有很多，然而这样的静谧熟悉又陌生。

作家格拉德威尔在《异类》一书中指出：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，并非天资超人一等，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。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超凡的必要条件。”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需要1万个小时。

我算了一下，假如按照现在练书法的每天两小时计算，100天是200个小时，1万个小时大概还需要近14年时间，那年刚好60岁，光荣退休。

为了纪念学书法满百天这个里程碑式日子，我预先花大概一周时间，完整临摹一遍褚遂良的《倪宽赞》，全篇300多字。我把写好字的宣纸平铺在客厅地板上，场景颇为壮观，内心倒颇有几分得意。